



前言：中共對台的無聲之戰，除了紅色利誘之外，成功關鍵在於利用台灣民主轉型三十年尚未完善的民主暗角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

台灣，世界面對「中國銳實力」的前線，正在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無聲戰役。

近年反建制的民粹風潮襲擊全球民主國家，顯示民主體制的脆弱性，可說是冷戰後福山所謂「歷史終結」的最大挫敗；另一方面習近平提出的「中國自信」、一帶一路的全球佈局，讓國際社會

開始討論「西方模式」vs.「中國模式」的優劣。無論是中美貿易戰、華為爭議、歐美國家對中國的圍堵趨勢，顯示兩大模式競爭白熱化，新冷戰儼然形成。隨著中美對抗及台海局勢升高，台灣更成了兩大模式對弈的地緣熱點，民主與極權對抗的前線。

事實上，台灣的中國銳實力經驗已長達70年，分為兩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是1949年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戰敗來到台灣延續中華民國，冷戰時期中共在島內的滲透及顛覆工作，這個早期的「中國因素」讓島嶼統治者有了威權統治的理由。蔣介石在台灣實施戒嚴，而有50年代到70年代的白色恐怖，而後台灣社會歷經幾十年的民主抗爭，終於在1987年解嚴，並在2000年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，成了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國家之一。

現在的台灣正在面臨第二階段的「中國銳實力」攻擊，但隨著時代的轉變，形式和本質已有很大變化。

經歷民主化的台灣，因同步本土化也改變了中華民國的實質內涵，不再追求中國代表權，逐漸形成以島嶼為範圍的「中華民國台灣」共同體。而中國因80年代改革開放，2002年加入WTO後的驚人增長，不到20年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而有了向外擴張的內在慾望。現在解決台灣問題，成了習近平在國內穩固政權的合法性來源，也成了實現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的「中國夢」關鍵拼圖。

正因為中國、台灣社會、兩岸關係的本質都已轉變，過去從冷戰時期蔣介石宣傳的「自由中國」和毛澤東「共產中國」正統之爭，到現在的新冷戰則是「自由台灣」和「極權中國」的體制對抗

。也就是說，台灣所面臨的不是獨特兩岸歷史情境的「統獨」問題，而是全世界民主國家面對中國模式競爭的「普世」問題。利用民主體制弱點，使其腐化和攻擊，是中共政權的本質，台灣同時兼具中國兩種意圖（中國夢的民族主義、與西方模式競爭）的敵意，也因為年輕民主國家的價值深化不夠，台灣面對中國銳實力的經驗，對國際社會來說極具參考價值。

因此，在研究中國因素的角度上，或許可跳脫中國如何促統的「統獨」的角度，而去看看中國統戰手法和台灣民主有什麼互為關係：中國如何破壞台灣民主？又有哪些是利用台灣民主原本缺陷？

以民主之矛攻民主之盾

大體來說，排除國家層面的武統、情報戰的傳統戰爭，中共對民間統戰手法則屬於現代戰爭，大致分為三類：經濟戰、心理戰、資訊戰。除了近期被熱烈討論的新型資訊戰，筆者這幾年追蹤中國因素在台灣的領域，有學術圈、宮廟、地方組織、教會、旅行社等發現，中共在各個領域積極統戰是本能，手法也不外乎是資源攏絡和中國市場利誘，但並非所有領域都非常成功。

若以「社會防護網」的概念檢視，已幾乎淪陷的幾個社會部門如宮廟和學界，都可看到自身問題嚴重，中共才能趁虛而入。所謂「以民主之矛攻民主之盾」的內部矛盾運用，讓中共能夠借力使力，甚至也已從過去「收買台灣」思維，到現在只用低成本「施捨」的雪中送炭邏輯，都可看出中共統戰手法和思維上的精進，而台灣籌碼越來越少。

其中以地方媒體退場而成為民主暗角的鄉鎮、不受法律規範的宗教團體尤其是宮廟，以及受少子

化衝擊的高教圈被中國銳實力侵蝕得特別嚴重。

無人監督的鄉鎮 台灣民主的暗角

根據《經濟學人》一月公佈的2018民主指數，台灣全球排名32，相較於2017年進步一名，依舊維持亞洲排名第五，近十年排名都在日韓之後。

然而仔細分析細項，近10年統計可見，台灣民主在「選舉過程及多元程度」、「政府效能」、「公民自由度」分數都比日韓不遜色，甚至多元程度高達9分（總分10），政府效能也很好，唯獨「政治文化」台灣一直徘徊在5分左右，和日韓7分以上有較大落差，而拉低排名。由此可見，1987年解嚴至今台灣民主轉型30年，一直無法從「有缺陷民主」晉級到「完全民主」，也難以超越日韓的關鍵瓶頸是：政治文化。

而政治文化和台灣的地方政治生態息息相關。90年代，李登輝基於國民黨內部鬥爭，引進地方派系型人物到立法院，黑金政治成了全國性議題，但隨著台灣政黨政治發展越來越成熟，地方派系式微被國民兩黨吸納，地方型政治人物慢慢消失在全國視野，這些地方勢力在省議會、立法院呼風喚雨的時代已過，從中央退守到利益盤根錯節的鄉鎮。

自從黨政軍退出媒體以來，台灣媒體全面市場化進入惡性競爭，近年又因數位浪潮報社一一裁撤地方版，地方缺乏監督下鄉鎮長、代表、宮廟選舉，成了台灣民主的暗角，是兵家必爭之地，買票及貪腐弊案重重。

過去無論是地方派系、農漁會系統的資源下放、村里長的綁樁、地方勢力大量進入廟委會掌握香油錢，都是台灣社會耳熟能詳的「地方問題」。但過去地方派系和國民黨建立的恩庇侍從關係，在這幾年國民黨無論在中央或地方都喪失執政權，資源下放大不如前，有些勢力改旗易幟到民進黨，但2008年馬政府兩岸大開放的八年，中共官員直接和草根對接，便巧妙利用這些系統的利益需求，讓逐資源而居的地方勢力有了新的恩庇主，也使得過去國共習慣資源集中在少數權貴手裡的「跨海峽政商集團」，在太陽花運動正式宣告路線失敗後，找到新的運作模式。

中共過去希望由上而下的推動統一議程，卻發現國民黨因選舉不敢進入政治深水區，失望之餘遂往草根經營，可說是對民主制度的體悟。八年來中共官員勤跑基層佈下的綿密網絡，讓這兩年統戰力道變得十分到位也已深入人心。透過地方組織，從政治採購、招募村民旅遊招待團、到赴中就學、就業、創業的對接，從下到上再從「民意」來影響國民黨的政治議程。去年九合一後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紛紛大膽提出過去票房毒藥的「和平議程」來試水溫，即可看到中共的策略奏效。

。

利用台灣產業之虛 加碼掏空

另一個中國

統戰最成功的產業，是

高教體系，去年228國台辦宣佈的「惠台31項政策」裡，最被精準命中的群體之一。

平均年齡35到45歲左右的「流浪博士」，是典型台灣90年代高教擴張政策和少子化的產物。2010

年左右，找不到教職的流浪博士開始慢慢西進，在2014、2015年更趨明顯。對台的政策試點省份福建，宣布2020年前要招滿1000名台灣教師，並透過各種綿密的社會網絡做人才對接。大批出走的台師，投射出台灣高教體系的崩壞，是中共對台工作「最有感」而成了備受矚目的「關鍵少數」，也成了中共統戰最成功的對象。

筆者觀察在陸的臺師群，由於在台灣找不到工作，但教育部針對台灣公私立高教老師的限陸令，奇怪的政治氣氛，讓不清楚法令的在陸台師圈瀰漫對台灣的怨懟。這個群體封閉，在中國自成一生態系，高漲著對台媒及政府的不滿。但同時間，對岸的宣傳機器正全力動員，進行一場虛實並進的宣傳戰及心理戰。住房補貼、旅費全程招待的人才對接會、各省人才獎勵計劃.....，政策排山倒海而來，在微信裡的台青、台師、兩岸交流的大群小群瘋傳。這類「短期利多、長期看個人造化」的兩手策略，從30年前的台商到近年的台青台師，依舊有效。

像台商或台青的創業者本質是逐市場而居，選擇研究和教職的台師，多半不圖雄心壯志，內心渴望安定的研究環境。但對許多年輕台師來說，對比台灣高教體系容不下自己的怨懟，西進條件就算不理想，生活和學術價值觀也不見得習慣，但中國之大，城市和學校之多，總讓人保有無限可能的想像。

許多心灰意冷的台師表示，中國大陸靠關係拿項目，但在台灣依舊是知名學者拿到很多研究計劃，再發包下去。年輕博士成了底層的學術勞工，但反而是這些找不到教職的流浪博士，需要靠這些資源茁壯。政府單單各種加碼遠遠不足，不重新盤整、不痛下決心改革台灣學術生態讓人才適得其所，中國才能趁虛而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兩年中國利用申請計畫鼓勵台師研究台灣，作為對台研究的重要補充，甚至可能比北京、廈門社科院的台研系統更具威脅，不得不防範。

植入失敗者心態 弱化民主抵抗的意志力

而透過代理人和國台辦不斷政治宣傳「台灣必須依賴中國」的心理催眠術，以「失敗主義」弱化民主抵抗的意志力，則是精於宣傳的中共統戰最成功一環。

這一點，從韓國瑜當選到就任之間的一個月，陸客還沒來高雄觀光產業就在上演慶祝行情，這波「九二共識 + 韓國瑜」帶動陸客團放行的市場期待，市場也真的活絡了，全憑一種「氣氛」。「高雄不悶了」的微妙心理讓民間很有感的「假性景氣」便可清楚看到。

根據媒體報導，全台三千家立案旅行社中，實際接待陸客團的旅行社只有170家，也就是佔15%入境遊客的170萬陸客團，由全台5%的地接社接待，其中約15家背後有陸資的港資精品店一條龍，就佔了陸客團市場的六成，剩下四成由超過150家的台灣旅行社均分。

透過政治操控導致市場大起大落，藉由不斷宣傳和側翼呼應將「陸客救台灣」的觀念埋進台灣民眾內心，少數人的特殊「玩法」在這孤島創造出一種自外於國際的「封閉生態系」，妨礙台灣旅遊業升級。

「兩岸一家親，有錢自己人賺」這種前現代、非自由市場邏輯的華人思維，在台灣還是很吃得開，而「心理作用」讓中國連實際紅利都不用給，甚至毋須承諾，只有官方私下釋出的「口頭訊息」，還有媒體配合宣傳，不用什麼成本就能讓台灣民間隨之起舞。

這點可以看出中共「入島、入戶、入心」的心理統戰術之成功。當「九二共識=貨出去人進來=台灣出路」的政治咒語在整個社會都深信不疑朗朗上口，就是自我預言實現之時。台灣政治工作者如果不能想辦法破解這種心理狀態，失敗主義和深信不疑的依賴主義只會將台灣帶往統一之路走。

揭露的困難

然而真正的困難是揭露。中國統戰在台灣不可言說，寄居在台灣民主暗角（鄉鎮，地方派系，宮廟，幫派），又難以提出證據，手法的進化，可以同時運用輿論、在地協力者、社會矛盾，只要被標籤「抹紅」，揭露的努力就會抵消，背後牽涉到的正是台灣社會認同的敏感性。

和歐美民主國家一樣，民主化30年的台灣，面臨到制度需要改革深化的瓶頸，但在內部問題尚未解決，中國統戰工作便已滲透社會各個部門，對台灣民主進行攻擊及破壞。只是台灣百年來在強權夾縫中長出的民主經驗，讓民主、自由、人權已成了台灣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，不可能再以過去侵害人權手段來防禦中國銳實力。

但一個開放透明的民主社會面對具敵意的極權政體，顯得脆弱不堪，面臨前所未有的系統性危機。有了台灣這個試驗場的實際操練，中國更熟稔民主體制的遊戲規則及弱點，「以民主之矛攻民主之盾」的手段越來越成熟，也基於自身利益需要，複製到自由世界的其他國家，澳洲、紐西蘭都是實例。

或許唯有更深度探索中國對台發動「無聲之戰」的運作模式，揭露中國如何系統性的滲透台灣社

會各部門，利用歷史因素造成的認同矛盾及30年民主轉型的未竟之處，來操控台灣社會。是目前新聞工作者唯一可以努力的。

但政策者更要反思，民主在這個年代何以為繼？台灣經驗究竟能為國際社會帶來什麼重要啟示？中國銳實力對全世界的民主制度是負面影響，是因為它必須從不夠健全的藏污納垢之處滲入，也因此要建立民主防衛機制，必須先從這些漏洞補起，真正深化台灣民主才能治本。

作者 張海澗 為媒體工作者